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 歌謠

北京大學日刊課發行

第貳拾號

## (目要)

研究  
民歌彙錄 (百〇八首)  
轉來錄件

### 歌謠研究室啓事

(一)  
許多位先生們來信向我們要「歌謠週刊」前幾期的或全份的，或問報費多少，我們實在很爲難，因爲除隨「日刊」每期奉送一份外，既不零售，又沒特別預備很多，所以我們的存項早已被先前投稿的先生們要去了，如今我們特意的給對於本刊抱一番熱望的先生們和投稿的先生們道歉，恕不一一回答了。

(二)  
如有願意在暑假期內給我們幫忙找些首歌謠是極爲感謝的。本刊第一期還有些份——投稿簡章也在裡邊——或來信要，或自己來取，或寫信告訴我們直接的就寄給你的朋友某人，均當照辦。

### 研究

#### 讀「各省童謠集」

「各省童謠集」第一集，朱天民編，商務印書館發行，本年二月出版，共錄歌謠二〇三首，代表十六省。中國出版界的習慣，專會趁時風，每遇一種新題目發現，大家還在著手研究的時候，上海灘上却產出了許多書本，東一部大觀，西一本全書，名目未始不好看，其實多是杜撰雜湊的東西，不必說他的見解，便是其中材料也還不能盡信。在歌謠蒐集這一件事上，當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我們前回介紹過的「童謠大觀」，即是一例。「各省童謠集」比那些投機的「有光紙本」要勝一籌了，因爲不但印刷更爲上等，材料也較爲確實，還沒有抄引古書當作現代兒歌的情事，雖然異同繁簡是不能免的。即如五十五葉的「拜菩薩」，據我所

知道，末尾還有五句，范疇風的「越諺」裏也是如此，現在却沒有，倘若不是編者故意刪去，那必定所錄的是不完全本了，（雖然全文與范氏本是一樣的。）其中還有「松香扇骨」原係扇骨，「竹榻」原是竹踏，因爲我不知道紹興向來有松香骨的扇，而田莊船裏也決放不下竹榻。又五十四葉的「新年」云，

新年來到，糖糕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婆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我們據文字上判斷起來，當是華北的兒歌，但這裡却說是浙江奉化，或者在浙東也有同樣歌謠，我不敢妄斷，但總有點懷疑，希望有奉化的朋友來給我們一個解答。

其次，我覺得歌謠上也頗有修改過的痕跡。本來紀錄方言是很困難的事情，在非拚音的漢字裏自當更是困難，然而修改也不能算是正當的辦法。上邊所說「拜菩薩」一首裏，便改「好幾處，如「這樣小官人」原本是「小官人」——范氏寫作「概個」，意云這樣的一個童男，經集裏改作國語，口氣上就很不不同了。又七十五葉浙江新昌歌謠云，「明朝給你一個冷飯團」，新昌的事情我不十分明白，但是同屬一府，所以也知道一點，我想新昌大約不用「給」字的，疑係改本。大凡一種蒐集運動初起，大家沒有瞭解他的學術上的意義，只著眼於通俗這一點，常常隨意動筆，胡亂「校訂」，這些

事在外國也曾有過，如十八世紀英國伯西主教 (Bishop Percy) 所編的「古詩遺珍」，即是一例。雖然說這些書或者原為公眾或兒童而編的，未始不可以作為解讀，但在學術的蒐集者看來不能不說是缺點，因為他們不能不成為完整的材料，只可同「演小兒語」彷彿，供檢查比較的備考罷了。

以上所說的是歌謠本身，現在關於註解一方面說幾句話。這第一集裏二百首歌的後面，都有一條註解，足以見編輯者的苦心，但是其價值很不一律，大畧可以分作三類。第一類是應有的，如註釋字義，說明歌唱時的動作等，為讀者所很需要的小註。第二類是不必有的，如題目標明「禿子」，而還要加註「這是嘲笑禿子的意思」，未免重複了。但這還是無害的，第三類是有不如無的註，看了反要叫人糊塗起來。其中又可分為兩種，其一是望文生義，找出意思；其二是附會穿鑿，加上教訓。至於有幾處咬文嚼字，講他章法如何奇妙，那種貫華堂式的批語，自從悟痴生的「天籟」以來，已經數見不鮮，可以不算在裡邊了。

麻野雀，就地滾，  
打的丈夫去買粉。  
買上粉來她不理，  
打的丈夫去買麻。  
買上麻來她不接，  
打的丈夫去買鍋。  
買上鍋來她嫌小。

打的丈夫去買棗。  
買上棗來她嫌紅，  
打的丈夫去買繩。  
買上繩來她上吊，  
急的丈夫雙腳跳。

這明明是一首滑稽的趁韻歌，不必更加什麼說明，集中却註云，「形容不賢的婦女，不知道自己不好，對於別人，總不滿意，」不知是從那里看出來的。

鳥鵲叫，客人到。  
有得端來哈哈笑，  
無得端來嘴唇翹。

註云，「使小孩知道接待賓客，須要十分周到。」

小老鼠，上燈台，  
偷油吃，下不來。  
吱吱，叫奶奶，抱下來。

註云，「將老鼠作比，意思要做戒小兒不可爬得很高。」

鷓鴣兒放得高，  
回去吃年糕。  
鷓鴣兒放得低，  
回去叫爹爹。

註云，「這首歌謠，大約是鼓勵兒童競爭心。」

浪浪浪，騎馬到底塘。  
底塘一頭撞，  
直落到花龍。  
花龍一條棍。

轉過天醫殿。

註云，「鼓勵小兒騎馬，有尚武的精神。」

泥水匠爛肚腸。  
前討老婆後討娘，  
還要燒湯洗爺爺。

註云，「這首歌謠都是顛倒話，實在要教小兒知道尊卑的輩分。」

大姑娘，乘風涼，  
一乘乘到海中央，  
和尚撈起做師娘，  
麻篩米篩抽肚腸。

註云，「勸年少女子不可無事出外遊玩。」

我本不預備多引原文去佔篇幅，但是因為實在妙語太多，極力節省，還引了七節。大抵「教育家」的頭腦容易填滿格式，成為呆板的，對於一切事物不能自然的看法，必定要牽強的加上一層做作，這種情形在中國議論或著作兒童文學的教育家裏也明白的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相信兒歌的片詞隻字裏都含有一種作用，智識與教訓，所以處處用心穿鑿，便處處發見深意出來，於是一本兒童的歌詞成為三百篇的續編了。我真不解「浪浪浪，騎馬到底塘」何以有尚武的精神，而「泥水匠爛肚腸」會「教小兒知道尊卑的輩分」，如不是太神妙便是太滑稽了。中國家庭教育弊病在於不能理解兒童，以為他們是矮小的成人，同成人一樣的教訓，其結果是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值的果子，只適于做遺少的材料。到了現代

，改了學校了，那些「少年長成」主義也就侵入裡面去，在那里依法泡製，便是一首歌謠也還不讓好好的唱，一定要搬上什麼應愛國保種的胡椒末，花樣是時式的，但在那些兒童可是夠受了。

總之這童謠集的材料是可取的：不過用在學術方面，還須加以審慎的別擇；用在兒童方面，則上面所說的註釋都非抹去不可，不然我怕是不慎失的。

集後有吳研因君的一篇序文，據他說是在那里「醜詆新詩」，頗多奇妙話，本來也想加以批評，但是因為係別一問題，所以在這裏就不多說了。

讀「各省童謠集」第一冊

周作人

(青柳來稿)

中國人從來沒有把童謠放在他們的眼睛里，以為這只是些小孩子的信口開合，決無注意的價值，所以童謠的命運，一直埋沒了幾千年。到近幾年來，却稍有轉機了：許多人都承認兒童文學與民俗學之研究為不可緩，而從事這些研究，又勢非廣集資料不可，所以關於搜輯歌謠的事業，積極進行；但是至今還沒有什麼偉大的成績貢獻出來，這未免使我這樣的好事者空懷熱望罷。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各省童謠集」的第一集，內中共有童謠二百餘首，包括十幾省，最多的一省——浙江——便佔了八十首，這種努力，我除却驚奇與欽羨之外，更希望

繼續採收，以至於X集。這本小小的冊子，或者不能當作豐富的收穫，不過我自首至尾讀了一遍以後，心里十分開朗，大部分的生命，我覺得比現在流于濫調的新詩尤為可貴。如：

一個圓果圓又圓，  
外頭黃來裏頭甜。  
有爺有娘甜似蜜，  
沒爺沒娘苦黃連。

——一個圓果 (頁四九)

這首情感之真切與深沈，誠然如編者所云「表明父母的恩惠，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其他或體格新穎，或修辭奇異，更是美不勝收，不點燈云(頁八)：

你為什麼不點燈？  
外面刮大風。為什麼不梳頭？  
無有桂花油。為什麼不洗臉？  
無有臉子臉。為什麼不帶花？  
丈夫不在家。為什麼不關門？  
外面有人。

這樣設問設答的表現法在童謠非常普通，但在別的文藝上便很少見着。我們固不必把新詩建基於民歌或童謠的基礎上，但加以研究觀摩，我敢相信對於新詩的前途至少也有幾分利益和幫助。此外的實例，我也不再多所徵引了。不過這本冊子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每首的後面，都附有短的註釋，這原是很好的：因為童謠往往帶上一種地方色彩而且混雜着鄉俗和方言。譬如「趕集」不加以註釋，通都大埠的人們，便很難理解會；(北京的廟會與夜市頗相彷彿)其他若讀音之轉變，(公公挑水彎背折之「折」讀「拾」音)意義之反常，(打小在他老娘家之「打」作「健」解)也皆非局外人所能揣度得到。再

次或將唱時的表情，簡為記載，或就意境上藝術上稍事立論，都極饒趣味。但顯明如「款款」(頁二)等首而仍跋以「款時事日非，物價飛漲」則未免有些蛇足了。最後有若干首，編者確定是「要使小兒知道……」，則似乎有些太看重自己的主觀了。這種近于詩傳式的研究法是最危險的，因為稍一失足，便陷入牽強附會之途了。歸根說來，我以為在或種情形下，註釋很是需要，但無論如何，都要像前清時代的一個人，必須帶着一個辮子，這便太可不必了。——不知大家以為如何。

民歌彙錄

△廣西▽

柳州情歌百〇八首 (白揚照)

- (一) 韭菜開花子度金；  
鯉魚破背彈在心；  
妹你講哥無情意，  
點火難尋這宗人。
- (二) 你愛我愛龜烟帶，  
你連我連那講錢；  
買牛買馬有價講，  
那個連情講價錢？
- (三) 吃煙要吃金絲煙；  
買田要買妹門田；  
早晨夜晚來看水，  
一來看水二來連。
- (四) 高山有樹不通天；  
井中有水不通船；

妹今有話不敢講，妹賊情哥那樣連？

(五)

等得日頭落了暈，南山燕子回了籠；  
妹說高山田好種，哥說路遠花連紅。

(六)

侵早去担大海水，無心就怕遠江河，  
妹你真心來連弟，三年兩載不為多。

(七)

妹在大路哥在坡，想近妹身人又多；  
衣袖蓋口密聲笑，一心要連妹姣娥。

(八)

丟久不到這條街，街頭街尾起青苔，  
有心不怕青苔路，唯心就怕路難來。

(九)

今早騎馬過楊橋，風吹馬尾動搖搖；  
好馬不要鞭來打，好妹不用手來搖。

(十)

四兩黃金怨命薄，月在天邊手難摩；  
妹今雖好是人婦，千兩黃金不到哥。

(十一)

下雨因為天起雲，水灘因為地不平；  
馬瘦因為無夜草，人不風流只為貧。

(十二)

妹在河邊洗手巾，鯉魚彈水上妹身；  
那有鯉魚這膽大，鯉魚欺藐妹單身。

(十三)

東邊移花西邊栽，藉葉蓋過柳州街；  
蓋過柳州十八省，名揚妹好哥才來。

(十四)

妹老行，  
妹是青山畫眉鳥，唱歌只算妹高強。

(十五)

初來初，  
借書看過年十五，借船扒過洞庭湖。

(十六)

初來行，  
初進花園不知禮，千直說妹唱歌聲。

(十七)

初來到，  
哥是鴨子初下水，不敢和妹耍風流。

(十八)

莫嫌老，  
不信你把年庚算，哥今才是十七八。

(十九)

南風吹過北風亭，抬頭看見就翻身；  
唱的山歌丟把妹，有心結起不留停。

(二十)

南風吹過北風彎，抬頭看見龍上灘；  
唱的山歌丟把妹，你有心，起來還。

(二十一)

今早走過藕塘邊，得見藕花白連連；  
哥想伸手摘一朵，不知那朵哥姻緣。

(二十二)

高山底下低低岩，低岩脚下桂花開；  
妹是桂花香十里，哥是蜜蜂遠路來。

(二十三)

一朵好花傍牆栽，牆低花高現出來；  
別人有緣得花戴，哥今無緣望花開。

(二十四)

妹今有心哥有心，二人下海檢龍鱗；  
檢得龍鱗當瓦蓋，五湖四海都傳名。

(二十五)

哄哥的，  
有梯上樹無梯下，兩脚飄飄不到坭。

(二十六)

高山跑馬路不平，妹想連哥要小心；  
如今世界人情淺，大路無風有灰塵。

(二十七)

唱歌好，  
不信但看到三姐，唱歌得與又得玩，  
唱歌得座鯉魚籃。

(二十八)

苦竹長，  
如今妹成人妻子，想斷肝腸是人雙。

(二十九)

曉得情妹真無義，當初莫連這宗人；  
東嶺移花西嶺種，不費功勞也費心。

(三十)

丟妹手，  
上好良田妹不種，  
九冬十月望人收。

(三十一)

妹會哄，  
十回哄哥九回空；  
哄哥麻籃裝得水；  
哄哥拿網攔得風。

(三十二)

天上起雲不下雨，  
江邊水淺現石頭；  
我兩連情莫出面，  
二人緊記在心頭。

(三十三)

情妹人材不多高，  
荷花身體楊柳腰，  
三寸金連包得小，  
紅繡花開種子椒。

(三十四)

想妹憂，  
時時想妹在心頭；  
今日得見姣娥面，  
好比雲開見日頭。

(三十五)

想妹先，  
天天想妹不團圓，  
今日得見姣娥妹，  
好比雲開見青天。

(三十六)

大路不平石板鑲，  
哥送情妹轉回鄉，  
妹今有話早早講，  
不知那天得商量。

(三十七)

專罵哥，  
哥比螃蟹手脚多；  
恰似路頭買鴨子，  
未曾講價手來摩。

(三十八)

有心還是哥有心，  
從前帶妹到如今；  
妹你如今信人講，  
丟哥由在妹良心。

(三十九)

應成還是哥應成，  
從小帶妹到如今；  
妹你丟哥就罷了，  
不念當初一句情。

(四十)

妹鴛鴦，  
如今隔妹九條江；  
哥今隔妹九重嶺，  
幾時得見哥的雙？

(四十一)

想妹多，  
如今隔妹九條河；  
哥今隔妹九條路，  
幾時得見妹姣娥？

(四十二)

對門栽竹竹尾勾，  
情妹說話有根由；  
比方口同心不對，  
口同心對又何愁。

(四十三)

妹做世界妹就憂，  
莫念情哥在心頭；  
哥今好比單身漢，  
不知流在那一州？

(四十四)

妹有世界妹當做，  
莫念情哥在心腸，  
哥今好比單身子，  
不知落在那一方？

(四十五)

綾羅蚊帳掛麝香，  
那個連情不想長，  
那個連情不想久，  
妹怕連久得成雙。

(四十六)

綾羅蚊帳掛銅勾，  
那個連情心不憂；  
那個連情心不想，  
想在心中肚裏頭。

(四十七)

妹交情，  
寫信來問妹一人；  
妹是有心回信轉，  
免得情哥望在心。

(四十八)

妹英台，  
哥今寫信轉回來；

哥的信要收好，  
九冬十月轉回來。

(四十九)

廣東買馬廣西游，  
紅絨上線結龍頭，  
妹的情意哥難解，  
妹的情意哥難丟。

(五十)

蚊帳裏內掛妹衣，  
蚊蝶飛高又飛低，  
飛高飛低妹莫打，  
是哥三魂來看妻。

(五十一)

一更一點月出頭，  
哥在房邊打石頭；  
妹在房中打主意，  
早晒羅裙未曾收。

(五十二)

二更二點月照街，  
輕手輕脚把門開，  
雙手來接哥的傘，  
為妹情重哥才來。

(五十三)

三更三點月照樓，  
手掀蚊帳掛金勾；  
情哥問妹那頭睡，  
兩手彎彎做枕頭。

(五十四)

四更四點月落西，  
更鼓亂打雞亂啼；  
可恨金雞啼得早，  
鴛鴦隔散兩分離。

(五十五)

五更五鼓大天光，  
情妹送哥出繡房；  
手拿衣袖抹眼淚，  
難捨情妹好心腸。

(五十六)

斑鳩飛下芝蔴地，  
只見低頭不見吃；  
哥今一心望妹妹，  
在不抬頭看人妻。

(五十七)

心憂不必哥心憂，  
一無耕種二無憂；  
挑糞去在人田地，  
谷黃不到哥來收。

(五八)

燕子飛過九重山，  
曹操帶兵下江南；  
久聞情妹名聲好，  
黃金買路也來玩。

(五九)

虧哥虧，  
虧哥畫眉籠內飛；  
眼望青山翼難飛。

(六〇)

卯時運妹大天明，  
石板栽花當古記，  
囑咐思情莫冷心；  
井水流來不斷根。

(六一)

囑咐思情哥長久，  
哥是山伯來訪友，  
南山大路哥長行；  
山伯訪友為祝英。

(六二)

過了立夏又立秋，  
妹要去情莫悲臉，  
好意結來好意丟。

(六三)

情深意重莫分單，  
我兩真心同到老，  
手扳三絃慢慢彈。

(六四)

同去求，  
捨妹不得兩淚流；  
時時思想肚中憂。

(六五)

哥是孔明諸葛亮，  
十二時辰哥算正，  
手拿八卦算陰陽；  
單獨難算妹心腸。

(六六)

妹屋門口三寸街，  
過去三年妹出嫁，  
口叫三聲妹出來；  
牽屋生草路生苔。

(六七)

同妹結交本要真，  
當初也要我兩願，  
飛蛾打火自燒身。

(六八)

對門對戶對條街，  
哥想近前和妹看，  
妹說生意講不開。

(六九)

妹講真心是假意，  
妹看銅盆水樣淺，  
哥講真心是真心；  
哥看黃河水樣深。

(七十)

月亮出來亮湯湯，  
情妹不說真心話，  
時時擾亂哥心腸。

(七一)

天上星子不用多，  
有話莫對旁人講，  
我兩思情無下落。

(七二)

石榴開花葉又尖，  
情妹若講真心話，  
丟了妻子又來連。

(七三)

黃茅嶺上裝套索，  
不是姻緣風吹過，  
是哥姻緣打不脫。

(七四)

情妹生得白連連，  
哥想近前和妹講，  
人多難撥妹身邊。

(七五)

妹不連哥莫望哥，  
人人講哥和妹，  
山中百鳥睡空窩。

(七六)

隔壁有朵蘭花香，  
隔層板壁隔層牆；

有話難得和妹講，  
嘔空嘔爛哥心腸。

(七七)

半夜三更起大風，  
一心想到花園看，  
水漫陽橋路難通。

(七八)

千里迢迢來望姣，  
眼望陽橋雙流淚，  
斷了思情路一條。

(七九)

藕塘乾了十八年，  
妹若有情哥有意，  
轉來修整舊花園。

(八十)

柑子發芽又轉青，  
只要情妹真心念，  
路上相逢問一聲。

(八一)

妹也隨時哥隨時，  
情哥家中有冷飯，  
幾時肚餓幾時吃。

(八二)

茶油梳頭頭又青，  
不信帶來把妹看，  
比妹伶俐又聰明。

(八三)

吃煙多謝烟筒嘴，  
吃茶多謝長江水，  
我兩連情多謝媒。

(八四)

大海中間有兜連，  
無風也有三尺浪，  
小船難近海中間。

(八五)

情哥出門當朋友，  
妹講妹是真節女，  
那點根由哥不知；  
為何又偷冷飯吃？

(八六)

一朵鮮花在路上，  
又紅又白又當陽；  
只要情妹有心念，  
哥請媒人問妹娘。

(八七)

點燈上牀思想妹，  
脫衣上牀思想雙，  
夢中計想同妹睡，  
醒來又是睡空牀。

(八八)

大海中間起過廟，  
五湖四海水來朝，  
人多難講思情話，  
水深難架洛陽橋。

(八九)

石榴開花口朝天，  
妹你無心誤哥連；  
用了幾多孔明計，  
不得成雙也枉然。

(九十)

手拿明鏡照容顏，  
心中有話口難言，  
因為那年講笑起，  
魂魄落在妹身邊。

(九一)

不是哥妻喊不應，  
不是哥雙喊不應；  
急水灘頭放鴨子，  
越喊越去越傷心。

(九二)

急水灘頭插菜桃，  
風吹桃葉動搖搖；  
哥是有心來連妹，  
有心連妹無根苗。

(九三)

妹交情，  
我兩結交用真心；  
莫拿好言來哄弟，  
後來事久見人心。

(九四)

畫眉關在籠中內，  
日思夜想到於今，  
驚驚得病難下水，  
眼望魚兒恨在心。

(九五)

陽溝栽花不見天；  
好意長江水不甜；  
人多難講思情話；  
短棍打蛇難攔邊。

(九六)

龍皮膝鼓名聲好，  
海內栽花根本深；  
連雙用盡千般計，  
說妹莫要反良心。

(九七)

灶前燒火灶背烟，  
人人講哥去偷連；  
風打荷花不見米，  
丟哥空度受人言。

(九八)

大河水，  
幾時得到小河流？  
妹的手硬白如藕，  
幾時得來做枕頭？

(九九)

好出奇，  
不是金打銀包皮，  
不是金打銀包樣，  
金打銀包也隨時。

(一百)

天上星子月不明；  
塘內有魚水不清，  
朝內有官亂了印，  
妹今有人變了心。

(一百一)

新打鑼刀不用磨，  
二人交接莫話多；  
三言兩句成雙對，  
半邊明月照江河。

(一百二)

新柴要斫竹子柴，  
竹子去了筍子來；  
連雙要連兩姊妹，  
姐姐不來妹妹來。

(一百三)

金打茶壺銀打杯，  
自己吃酒無人陪；  
吃飯無人來收碗，  
出外無人望郎回。

(一百四)

妹講唱歌就唱歌，  
妹講擇船就下河；

哥拿竹筒妹拿漿，  
由妹到撐那條河。

(百〇五)

隔壁有朵夜蘭香，  
那日那夜不思想，  
那日那夜不思想，  
思思想想斷肝腸。

(百〇六)

想了一朝又一朝，  
再想一朝成了癆，  
十個成癆九個死，  
妹不原諒哥難逃。

(百〇七)

妹不憐哥哥不愁，  
沒得扛傘上門求，  
只有扛傘求官府，  
那有扛傘求風流？

(百〇八)

妹屋門口種牡丹，  
朵朵紅來無朵藍；  
哥想伸手摘一朵，  
朵朵雙來無朵單。

來件

五月十四日

收到蘇石甫福建德化歌謠五則

收到高振鴻直隸霸縣歌謠五十一則

十五日

收到徐廉垣山東臨淄歌謠三十則

十八日

收到藍露森廣東平遠歌謠五則

收到藍孕歐廣東平遠歌謠三則

十九日

收到孫少仙雲南昆明歌謠十五則

廿一日

收到白揚照廣西柳州歌謠百零九則

廿二日

收到劉醒民京兆昌平歌謠十二則

廿三日

收到焦毓瑛陝西涇陽歌謠三則

### 轉錄

有人說：你們為什麼淨轉載人家已經發表過的東西？是的，這似乎是有點充篇幅的嫌疑，但是我們錄的那些文章，都是近幾年來關於歌謠運動的文章，散見於報張，雜誌的，但有許多很喜歡研究歌謠的人沒能看見，若再想找出那些文來看，恐怕不很容易。所以就我們所看見的，全都登出來，以供大家參考。如果有人手中存着或見着過這類的文章，也請給我們寄來或告訴我們登在什麼地方，以便重登。

再感大利書的序，在十八期已經登過一次了。那篇文周作人先生代我們精密的改正了一下。在十八期報出了以後，我們才拿了來，故此在十八期報，就把他未改正的稿登上了。爲了不願負他的盛意，所以這期又登一次。我們並且就此聲明，取消前稿，和極誠懇的給周先生道謝！

### ●北京的歌謠序

我頭一回公布北京歌謠的集子，自信讀者從這本書可以得些個益處：

- 第一 得到別處不易見的字或短語，
- 第二 明白懂得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狀況和詳情。

第三 覺得真的詩歌可以從中國平民的歌

找出。

這些歌謠沒有明確的著者；其中有些或是母親在林沿上看着她的孩子的時候所作，別的是淘氣的學童當教員正在大哲學者的書本上假寐的時候所作的。無論怎樣，都好像野花一樣，沒有人知道他們怎樣地，又在何時生長起來，也就照樣地凋謝死滅了。

搜集他們的困難遠過於我所想到的。我們在北京是被歧視的，那兒我可以親身去聽這些歌謠並且把他們記下來呢？

於是我就求計於我的先生，可是他覺著是個文人，對於我的要求很不喜歡，他固執而且担保中國不會有這種沒價值的東西存在。可是偶然（自然是碰巧的）從抽屜中取出些洋錢放在他不能拿著的地方。他立刻消了怒氣，並自言自語說，如此我或者沒有錯，他自然要用所有他可能的法子去找我所需要的東西。

我要公平的說，他的約他也實踐了，洋錢他也收存了。可是等他搜集約有四十來首的時候，他的存貨也就盡了，我也就只得去找別的幫助。

夏天的時候到北京城近旁的廟裏避暑，我得了許多機會與人民交接，並可以增加我歌謠的存項。我更可以改正以前的原本，並更正那些沒有經過口頭試驗的，或者是靠不住的歌。

搜集的工作後就接著解釋和翻譯的工作，那也是不大容易的。他們那里的人念這些字的時候總不能於疑難之點使我明瞭。有時被我的

勉強，他們提醒我些個事，我就把那些比較像真的並合理的選出來，我從來未曾勉強或固執我自己的意見。

有些人要反對我所說的真詩的星光可以從這本書找到。在那些與中國人的世界全隔絕的人們這種意見自然是容易碰到的。有些個歌謠（不論比起這書的全量有多們少）是樸實而且可感動人，在那些對於中國人的憂樂只有一點知識的人，也可以看作爲詩的。

我也要引讀者的注意於這些歌謠所用的詩法。因爲他們乃是懂文言之不學的人所作的，現出一種與歐洲諸國相類的詩法，與意大利的詩規幾乎完全相合。根於這種歌謠和民族的感情，新的一種民族的詩或者可以發生出來。

我吃盡一切勞苦，盡力的搜集，可是這著實的不完全。那些可以與人民自由的交際的，必定可以多得些這種野生的詩的好例子。若有人肯供我些新材料，或他各自要担任一個歌謠的新集的工作的，我極端歡喜。無論那個批評家，報告或文字的幫助，著者要感謝的接受。

我願意於此表我深感之意於英使館的 P. C. Rash. 先生，他善意的担任差不多全稿的改正。和德使館的 Krebs 先生，他善意的幫助我校對排印稿。

男爵 Guido Vitale 意大利使館。

北京 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